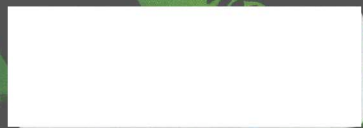


J U R A S S I C P A R K

侏罗纪公园

【美】迈克尔·克莱顿 著 钟仁 译
Michael Crichton



侏罗纪公园

【美】迈克尔·克莱顿 著 | 钟仁 译
Michael Crichton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侏罗纪公园 / (美) 克莱顿著; 钟仁译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511-2318-1

I. 侏… II. ①克… ②钟… III. 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05086号

Copyright © 1990 by Michael Crichton © 2014 by Dinosaur Holdings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中文版权 ©2015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简体) 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3-2015-055

书 名: **侏罗纪公园**

著 者: (美) 迈克尔·克莱顿

译 者: 钟 仁

责任编辑: 李 爽 梁 瑛

责任校对: 李 伟

装帧设计: 李子琪

美术编辑: 许宝坤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5/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90×1270 1/32

印 张: 18

字 数: 398千字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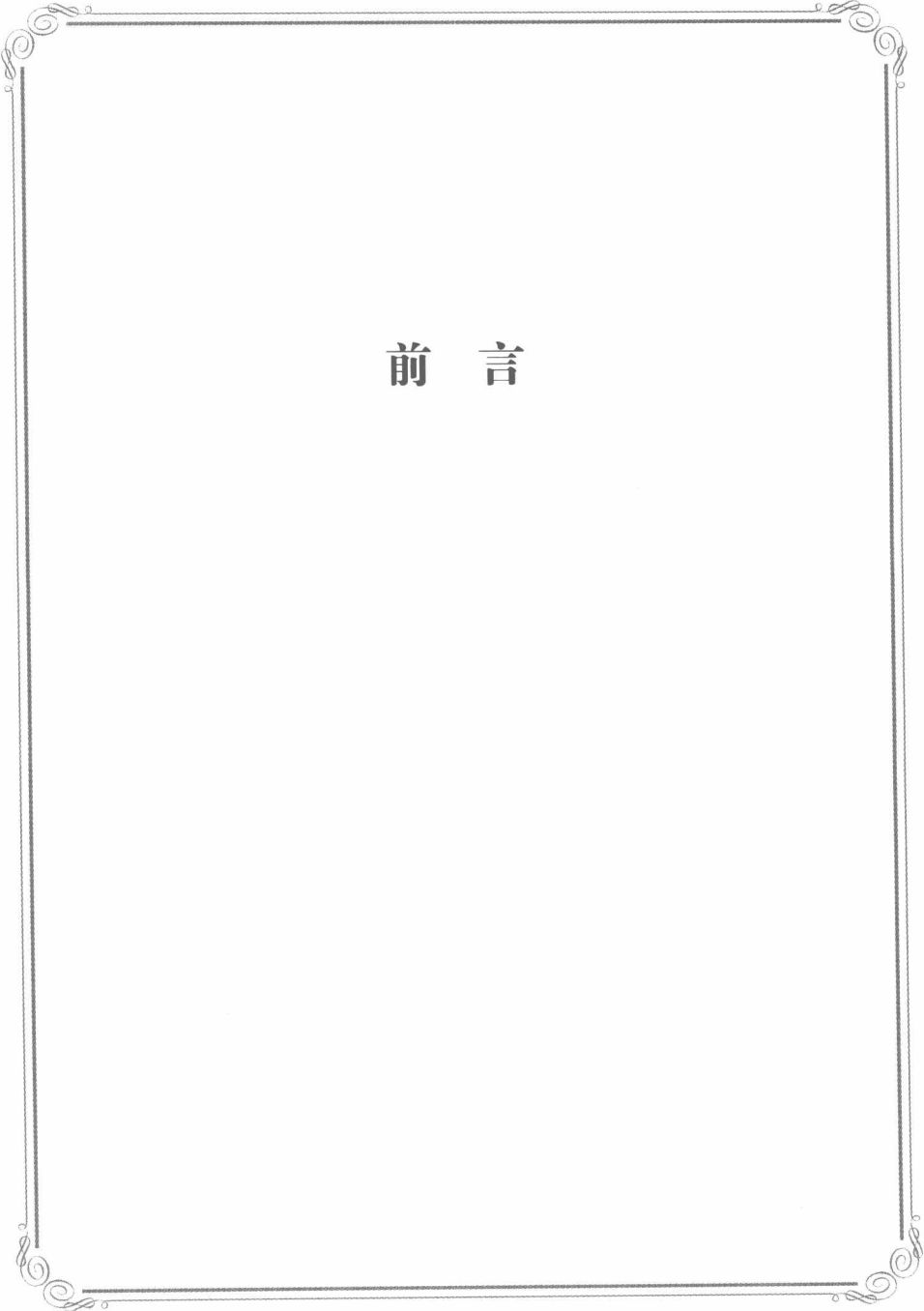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2318-1

定 价: 52.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国际遗传技术公司事件

在20世纪末期，科学界掀起了开发一项科学技术的热潮，其涉及层面之广泛，令人震惊。人们不顾一切，同时急不可耐地使遗传工程商业化。这个行业的发展如此迅速——外界对它的评论也很罕见——以致人们几乎完全难以认清其广度、深度及所包含的意义。

生物技术意味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革命。到90年代末，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会远远超过原子能和电脑。一名观察家说：

“生物技术将改变人类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包括我们的医疗保健、我们的食品、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娱乐，甚至我们的身体本身。一切再也不是原来的模样，它将实实在在地改变我们这个星球的面貌。”

但是，生物技术革命在三个重要方面却不同于以往的科学变革。

首先，它有广泛的基础。美国进入原子时代靠的是洛斯阿拉莫斯镇的一个科研机构，美国能进入电脑时代，全靠大约十来家公司的努力。但是如今，光在美国就有2000多个实验室在进行生

物技术研究，其中500家公司每年在这项技术上就要花费50亿美元。

其次，这些研究工作许多都是轻率的、毫无意义的举动。比如努力设计色泽较浅的鲑鱼，以提高它们在溪流中的能见度；设计方形的树木，使其更便于砍伐；设计可以注射的香味细胞，这样你就可以随时闻到你所喜爱的气味。这些听起来似乎是儿戏，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生物技术能应用于传统的和与时代潮流息息相关工业中，比如化妆品工业和针对休闲活动的工业。确实，这种情况使人们更加希望别出心裁地应用这项威力巨大的新技术。

第三，这项工作不受任何约束，无人进行监督，没有任何联邦法律能对它加以控制。不论在美国，还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明确的政府政策来加以管制。而且，由于生物技术产品的范围从药品、农产品，一直到人造雪，要制定一项明智的政策也十分困难。

然而，最使人感到担忧的是，在科学家中找不到监督人员。有一点十分引人注目，就是几乎所有从事遗传学研究的科学家，都在进行有关生物技术的商业活动。没有超脱的旁观者，每个人都与商业利害关系相关。

分子生物学的商业化在科学史上是最令人目瞪口呆的道德事件，而且其发展速度令人震惊。自伽利略时代到今天的400年中，科学始终是通过对大自然进行自由而公开的探索来向前发展的。科学家无视国界的限制，以为自己超越了暂时的政治利害关系，甚至超越了战争。科学家总是竭力反对在科学研究中互相保密，

甚至对那些把自己的发现视为专利的人嗤之以鼻，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为全人类谋福利。而许多年以来，科学家的发现也确实带有一种独特且无私的性质。

1953年，当两名英国的科学家詹姆斯·沃森和弗兰西斯·克里克破解了DNA的结构时，他们的成果为世人所颂扬，被看作人类精神的胜利，是几个世纪以来寻求用科学方法去理解宇宙的伟大成就。人们满怀信心期待着他们的发现将毫无保留地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利。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30年后，几乎所有沃森和克里克的科学界同行都在从事一种迥然不同的事业。分子遗传的研究变成了一种规模宏大、投资几十亿美元的商业活动，不过这种现象的开端，应追溯到1976年4月，而不是1953年。

当时曾举行过一次现今已广为人知的会议。会议中，投机商罗伯特·斯旺逊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生物化学家赫伯特·伯耶接洽，两个人决定合伙成立一家商业公司来运用伯耶的基因剪接技术。他们的新公司——基因泰克公司，很快便在最早创立的遗传工程公司中成为规模最大、经营最成功的一家。

突然间，似乎每个人都在谋求财运亨通。每个星期都有新公司宣告成立，科学家一窝蜂地运用遗传学的研究成果。到了1986年，至少有362位科学家——包括64位科学院院士——在生物技术公司的顾问委员会中挂名。而持有生物技术公司股票或从事咨询工作的人数更是几倍于此。

在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这种观念的转变具有重大的意义。过去，理论科学家抱持一种看法，认定商业都是俗不可耐的。他们把追逐金钱视为智力上极无趣的事情，且认为那样的行为只适合商店老板。而为工业界从事研究，即使是在享有很高信誉的贝

尔公司或IBM公司的实验室里工作，也只是那些在大学里无法谋得职位的人所做的事情。因此，理论科学家对应用科学基本上抱持批评的态度，对工业的印象也是一样。他们长期保持的对立情绪使大学里的科学家免于遭受工业界的利益左右，无论何时在技术问题上发生了争论，都会有一些不牵涉利害关系的科学家在最高层客观地商讨这些问题。

但是今非昔比。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一个分子生物学家，也几乎没有一个科研机构，是与商业无关的。过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遗传学研究仍在继续，而且其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迅速，但这项工作是秘密仓促地进行着的，而且唯利是图。

在这一片商业氛围中，出现个像帕洛阿尔托国际遗传技术公司那样野心勃勃的商业公司也许是必然的。同样，它所制造的一场遗传危机没有给予报道，这自然也不是什么令人奇怪的事情。毕竟，国际遗传技术公司的研究工作是在暗中进行的，而这个真实事件又发生在中美洲最偏僻的地区，整个事件的目击者也还不到20人。当然，只有几人幸免于难。

甚至到最后，在1989年10月5日，国际遗传技术公司在旧金山高等法院申请通过破产保护时，其过程仍然没有引起新闻界重视。这似乎已是稀松平常的事了。国际遗传技术公司是当年破产的第三家小型美国生物工程公司；从1986年起，这是第七家倒闭的生物工程公司。法院的文件几乎都没有公之于世，因为其债权人是在日本从事投资的国际财团，例如蛤（Hamaguri）和坂（Densaka）这些财团，向来都避免公开抛头露面。为了防止消息不必要的泄露，高云-斯旺-罗斯律师事务所的丹尼尔·罗斯——国际遗传技术公司的顾问——也出面代表日本投资人。哥

斯达黎加的副领事也秘密地发出异乎寻常的请求。于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国际遗传技术公司的纠纷能悄悄地偃旗息鼓，这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达成和解的双方包括著名的顾问委员会成员，他们签署了一项禁止泄密的协议，对所发生的事件守口如瓶。但是国际遗传技术公司中还有许多重要人物并非协议签署人，他们都很乐意讨论这些值得注意的事件，因为这些事件导致了1989年8月在哥斯达黎加西海岸一个偏僻小岛上那两天中所发生的一切。

序 幕



猛兽噬人

滂沱的热带暴雨啪啪地敲打着医疗诊所的铁皮屋顶，雨水哗哗地顺着金属的排水导管流下，像一股汹涌的激流飞溅到地面上。罗伯塔·卡特叹了一口气，呆呆地望着窗外。低垂的雨雾遮蔽了海滩及海滩外的大海，她从诊所望出去，几乎什么也看不清。两个月前她来到哥斯达黎加西岸的阿尼亚斯哥，成为一位出诊医生。这里的生活和她想象中的完全不同。博比·卡特^①在芝加哥的迈克尔里斯医院的急诊室实习了两年，在那段极度紧张的生活后，她希望能沐浴在海边的阳光下，过轻松自在的生活。

她来阿尼亚斯哥湾已有三个星期，这段时间天天下雨。

其他的事物都令人满意。她喜欢这里与世隔绝的环境和当地居民热情友好的态度。哥斯达黎加的医疗体系是世界上最出色的20个医疗体系中的一个，甚至在这个偏僻的海边小镇也有良好的医疗诊所，医务人员和药物器材齐全。她的助手曼纽尔·阿拉贡为人聪明且训练有素，因此博比在这里能发挥与她在芝加哥实习

^① 博比（Bobbie）是罗伯塔（Roberta）的昵称。——译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下文不再一一标出。）

时一样的临床水准。

可是这雨，这从早到晚，没有一刻停歇的雨！

在化验室的那边，曼纽尔歪着头。“你听。”他说。

“嗯，我听到了。”博比回答。

“不，你仔细听。”

接着，她也发现了，那是和雨声混杂在一起的另一种声音，一种更为低沉的隆隆声正慢慢地变响，最后变得十分清楚——是直升机发出的富有节奏性的机械声。博比思忖：像这种天气，怎么可能有直升机。

然而那声音仍不断地变响。接着直升机由低空冲破海面上的迷雾，在头顶上发出巨大的轰响，盘旋着，又绕回来。她看到飞机掠过海面，从渔船附近擦过，随后转向缓缓地飞往摇摇欲坠的木结构码头，最后又飞回海滩。

它在寻找降落地点。

这是一架大机腹的西科斯基直升机，侧面漆着蓝色条纹，上面写着“国际遗传建筑”的字样。那是一家建筑公司的名字，他们正在一个近海的岛上修建新的休闲度假区。据说这个休闲度假区颇为壮观，而且结构十分复杂；许多当地居民都被雇用参加建设，工程施工已有两年多了。博比完全能够想象——一个大型美国休闲度假区，有游泳池、网球场，游客可以在那里尽兴游玩，畅饮鸡尾酒，完全摆脱都市的现实生活。

博比感到很纳闷，岛上有什么事如此紧急，以至于直升机要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飞行。当直升机在海边潮湿的沙滩上降落时，她透过挡风玻璃看到驾驶员如释重负地吐了一口气。一名穿着制服的男子从机舱里跳了出来，“砰”地打开一侧的机舱门。

她听到一阵狂乱的西班牙语吼叫声，于是曼纽尔用手肘轻推了她一下。

他们是在呼唤医生。

一名白人大声发布着命令，两名黑人机员抬着一具毫无生气的躯体向她走过来。那白人披了一件黄色油布雨衣，棒球帽的边上露出一圈红发。“这儿有医生吗？”当博比跑出去时，他问她。

“我是卡特医生。”她说。大颗的雨珠哗哗地落下，打在她的头和肩上。红发男子对她皱了皱眉。她身穿牛仔裤和紧身小背心，肩上挂着一个听诊器，听诊头由于受盐分很重的海风侵蚀，已经变得锈迹斑斑。

“我叫艾德·雷杰。我们有个重伤病人，医生。”

“那你最好把他送到圣荷西。”博比说。圣荷西是首都，搭飞机20分钟就可到达。

“我们本来打算去那里的，但是这种天气我们无法飞过山去。请你在这里替他治疗。”

当他们把伤者抬进诊所时，博比在一旁快步走着。他是个小伙子，还不到18岁。她掀起他那沾满鲜血的衬衫，只见肩上有一道长长的伤口，另一道伤口则在腿上。

“怎么回事？”

“是建筑工地意外事故造成的。”雷杰高声吼叫说，“他摔倒了，一辆推土机轧到他身上。”

小伙子脸色苍白，浑身颤抖，毫无知觉。

曼纽尔站在诊所色彩鲜艳的绿色大门旁，挥着他的手臂。他们把伤者抬进大门，放在屋子中央的桌子上。曼纽尔拿来静脉注

射器，博比把灯拉到小伙子的上面，弯下身子察看他的伤势。她立即发现伤势很重，这小子几乎必死无疑。

一道长长的伤口从肩部一直延伸到整个躯干。伤口边缘的肌肉被割得支离破碎，肩部关节已经脱位，白骨暴露在外。第二道伤口划破了大腿厚厚的肌肉，肌肉下的股动脉清晰可见。她的第一个印象是，这条腿已经被整个剥开了。

“请告诉我他是怎么受伤的。”她说。

“我没看到。”雷杰回答说，“他们说是被机器碾的。”

“他看起来似乎像是被动物袭击了。”博比一面察看伤口，一面说。她像大多数重症室的医生一样，对几年前接触过的病人的具体症状都能记得一清二楚。她见过两次动物致伤，一次是两岁的幼儿被一条罗威纳犬袭击，另一次是一名喝醉酒的马戏团工作人员遭到孟加拉虎的攻击。两次的伤势均十分相似，动物致伤有一种明显的特征。

“动物袭击？”雷杰反问，“不，不，这是推土机造成的，请相信我。”雷杰说话时不断舔着嘴唇。他的神色十分紧张，好像做错了什么事似的。博比觉得纳闷，很想知道其中的原因。要是他们在休闲度假区的建筑工地上雇用毫无经验的本地工人，他们一定会不断发生意外。

曼纽尔问道：“你想做冲洗吗？”

“是的，”博比回答，“不过你先替他止血。”

她把身子弯得更低，用手指摸着伤口。如果是推土机从他身上轧过，泥土就会深深嵌入伤口。可是伤口中并没有一点泥土，只有一层黏滑的泡沫，而且伤口散发出奇怪的气味，一种恶臭、死亡和腐烂的味道。她从来没闻过这种味道。

“多久以前的事？”

“一小时。”

她再次发现艾德·雷杰非常紧张。他属于那种情绪外露、容易激动的人，而且不像是建筑工地的工头，反而比较像一名管理人员。他显然感到力不从心。

博比·卡特又转过身来看着伤口。不知怎的，她觉得自己看到的不是机器造成的创伤，从伤口看起来绝不是那么一回事。伤口没有被泥土玷污，没有机器碾压的痕迹。任何机器导致的损伤——汽车撞伤、工厂意外事件——都会有碾压的痕迹。但小伙子身上的伤却没有半点类似的痕迹。相反，他的皮肤被撕得四分五裂，被剥离整个肩膀，还有整条大腿。

这确实像是动物造成的伤口。另一方面，他身体的其余部分大多没有任何损伤，对于一个受到动物袭击的人来说，这种情况异乎寻常。她又观察了一下他的头部、手臂、手……

那双手。

当她看着那双手时，浑身感到一股凉意。两只手掌上都有伤痕，手腕和前臂有青肿。她在芝加哥的经历足以使她意识到这是怎么一回事。

“好吧，”她说，“你们在外面等候。”

“为什么？”雷杰惊慌失措地问。他不想照她的要求做。

“你还要不要我抢救他？”她边说着边把他推到门外，当着他的面关上了房门。她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然而她对此很反感。曼纽尔感到犹豫不决：“我要继续冲洗吗？”

“是的。”博比回答说。她伸手拿过那架小巧的奥林巴斯牌傻瓜照相机，移动了一下灯光，以便看得更清楚，然后对着伤口

照了几张快照。这的确像是被咬伤的，她暗自思忖着。接着，小伙子呻吟起来，博比把照相机放在一旁，朝他俯下身子。他的嘴唇在动弹，但口齿不清楚。

“Raptor，”他说，“Lo sa raptor...”

曼纽尔听到他的话后浑身变得僵硬，吓得直往后退。

“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博比问。

曼纽尔摇摇头：“我不知道，医生。Lo sa raptor——这不是西班牙语。”

“不是？”她倒觉得这话挺像西班牙语，“那么请你继续替他清洗吧。”

“不，医生，”他皱起鼻子，“气味实在太难闻了。”他在自己胸前画着十字。

博比再次望向伤口上那层黏滑的泡沫。她摸了一下，然后用两只手指搓着。这几乎像是唾液……

那受伤的小伙子的嘴唇在嚅动。“Raptor。”他轻轻地哼着。

曼纽尔带着十分恐惧的腔调说：“它咬了他。”

“什么咬了他？”

“Raptor。”

“Raptor是什么？”

“就是Hupia。”

博比皱起眉头。哥斯达黎加人并不特别迷信，但是她曾在村子里听到人们提及Hupia。人们说那是一群在夜间出没的鬼魅、不露面的吸血魍魉，专门绑架幼小的儿童。据传Hupia曾经居住在哥斯达黎加的群山中，但现今已移居到近海的岛上。

曼纽尔一边后退，一边在胸前画着十字，嘴里不停地咕哝：

“这不正常。这种气味，”他说，“是Hupia。”

博比正想叫曼纽尔回来工作，那名受伤的小伙子突然睁开眼睛，在桌子上直挺挺地坐了起来。曼纽尔吓得大声尖叫。受伤的小伙子呻吟着，头部扭动着，两眼睁得很大，直愣愣的目光时而往左，时而往右，接着，大口大口地吐出鲜血。他立即进入了痉挛状态。博比想抓住他，他却浑身抖动着，从桌上摔到水泥地上。他又呕吐起来，鲜血溅了一地。雷杰打开房门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当他看到鲜血时，用手捂住嘴转过了身去。博比抓过一根棒子，想撬开小伙子紧闭的嘴巴，尽管她心里明白这样做已无济于事。最后他抽搐了一下便瘫倒了，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

她弯下身子，打算替他做人工呼吸，但是曼纽尔猛然抓住她的肩膀往后拽。“不行，”他说，“Hupia会来的。”

“曼纽尔，看在上帝的分上……”

“不行，”他恶狠狠地盯着她，“不行，你不懂这些事情。”

博比看着躺在地上的小伙子，意识到做不做人工呼吸已经无所谓了：她不可能再使他苏醒过来。曼纽尔叫来那两个黑人机员，他们回到屋子里抬走了尸体。雷杰走了进来，用手背擦着嘴巴，一边咕哝道：“我相信，你确实已尽了力。”然后她看着他们抬走尸体，上了直升机，飞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声，飞入了云端。

“还是这样比较好。”曼纽尔说。

博比还在想着小伙子的双手。那双手青肿且布满伤口，一看便是防卫时受的伤。她十分肯定，那名小伙子不是死于建筑工地的意外伤害，他是受到攻击，他举起手来是为了抵抗攻击者。

“他们的那个岛屿在哪里？”她问。